

# 进退

Promote or Demote

刘长富 著



# 进退

刘长富 著

Promote or Demote



 人民文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进退/刘长富著. —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6

ISBN 978-7-02-011804-5

I. ①进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42225 号

责任编辑 脚 印

装帧设计 陶 雷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50 千字

开 本 890 毫米×1290 毫米 1/32

印 张 13.375 插页 2

印 数 1—20000

版 次 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804-5

定 价 3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

作者近照

# 第一章

刚刚四十一岁的唐跃胜，在松江市人代会上当选为副市长。

在松江这个北方地级市，唐跃胜还真是个人物。

唐跃胜出生在松江市临通县的一个小山村，那是个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小山村，隔江与朝鲜相望。唐跃胜在家中排行老二，唐家的四个孩子生得挺有节律，相互间都差两岁。三年自然灾害的岁月里，社会穷，山村穷，唐家当然也穷，日子过得非常艰辛。可唐跃胜偏偏生就了一副傲骨和一颗坚强的心，从懂事念书开始，除了和同龄孩子一样帮助家里干些必要的农活，他的工夫都用在了学习上，从小学、初中到高中，他在班里、学校学习成绩都是拔尖的，很是为父母和家庭争了面子。父母于是格外看重他，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，集中家里微薄的财力供他读书。1977年恢复高考后，时任公社中心小学教师的唐跃胜参加高考，考上了东北财经大学，一时间成了周围十里八村的风云人物。这个秀才让唐家人欣喜若狂，整个村庄也都为唐跃胜骄傲。

1982年唐跃胜大学毕业。那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是稀有珍宝，唐跃胜的档案到了松江市人事局就成香饽饽了，许多部门都抢着要。计委主任于洪喜凭着与人事局局长的关系，最终将唐跃胜抢了过来，并放在计委最重要的部门——投资处。学经济管理出身的唐跃胜也

很争气，不仅懂经济管理，竟还写得一手好文章，于是领导对他格外器重，一年后调他到办公室任秘书，第三个年头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，负责文字综合工作，五年后做了投资处处长。于洪喜离开计委任松江市副市长时，唐跃胜被破格提拔为计委副主任，继而又升任林兰县县长、县委书记，仕途一路风调雨顺。

当选副市长后，唐跃胜分管城市建设工作，应酬格外多，很少回家吃饭，偶尔在家吃顿晚饭，都成了稀罕事儿。这天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晚上他竟然没有饭局，按时下班，拎着手提包回家了。

唐跃胜的妻子李文漪是松江市人寿保险公司的副经理，已经习惯了他不在家吃饭的生活方式。儿子在省城读高中，唐跃胜不回来家里就她一个人，她除偶尔有一些应酬外，晚饭一般都是一个人对付着吃点，不怎么开伙。唐跃胜回家吃饭也没提前打声招呼，冷不丁闯进家来李文漪还有点蒙门儿，这饭不能对付了，赶紧做饭吧。她一边系围裙，一边挖苦唐跃胜：“今儿怎么有工夫回店里吃饭啦？”唐跃胜一下没反应过来，一边脱衣服一边纠正：“这话怎么说的？是回家吃饭，怎么成回店里吃饭了？连家和店都分不清了。”李文漪抿嘴一笑：“你一大早就走，晚上回来睡个觉，这个家对你来说不就是个旅店啊！”唐跃胜咧着嘴，摇摇头：“啊，啊，这么个店呀！”

手脚麻利的李文漪不一会儿就张罗了几个菜，她拿手的麻辣豆腐，把唐跃胜吃得满头大汗，边吃边擦鼻涕，嘴还一个劲嘶嘶哈哈地吹气，一会儿又把衬衫脱掉，只穿个背心。

李文漪边递给他餐巾纸边用商量的口气说：“哎，跃胜，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。你看什么时候去看医生，我好告诉人家。你的病情我和专家说了一下，医生一定要你亲自到医院去。”

“你是说我家吗？”唐跃胜把筷子放在嘴边，两眼直瞪瞪地看着李文漪。

“你装什么傻？家里就咱俩人，不说你说谁？”李文漪用异样的目光盯着唐跃胜。

“我怎么了？你让我到医院看什么病？”唐跃胜真有点糊涂了。

李文漪抿嘴笑了：“到市中心医院看神经科。我看你最近睡眠越来越差，老吃安眠药也不是个事。我到好几个医院问过，医生说你这种情况不属于一般性睡眠问题，而是工作压力大，心事重，不平和愤懑的情绪又不能对别人说，没有发泄的渠道，久而久之形成烦闷和焦虑，这是精神疾病的症状。我看你还是看看医生好，让专家诊断一下，给你制定一个科学的治疗方案。这病不能拖，也不能瞎吃药，否则时间长了会把你的身体搞垮。”

这下唐跃胜听明白了，老婆把他当成精神病患者，还要送到医院治疗。他拉着个脸，两眼使劲地盯着李文漪，啪的一声把筷子重重地摔在桌子上。“你真能胡闹，这是要断我官路，毁我前程啊！”

唐跃胜这一摔一吼，两个人的饭桌风云突变，温馨的气氛骤然被紧张所取代，餐厅陷入了寂静。

李文漪一看唐跃胜火了，不知所措地把一口饭含在嘴里，半天才咽下去。她很委屈地辩解：“你怎么不知好歹呀，我和祥龙费劲巴拉地跑医院，联系医生，不都是为了你好吗？你怎么不但不领情，反倒急眼了，怪罪埋怨起我们来了。再说了，叫你看个医生怎么就扯到要毁你前程上了，这不是驴唇不对马嘴吗？”

她说的祥龙是唐跃胜的秘书赵祥龙。

唐跃胜紧接着李文漪的话茬儿：“什么出力不讨好，驴唇不对马嘴，你们这是往我身上泼脏水，给我帮倒忙知道吗？”

话说到这个份儿上，李文漪有些不买账了，手里不停地摆弄着筷子，满脸不高兴地质问：“跃胜，你要是这么和我说话，我看你真是有点犯神经了，怎么还给我上纲上线扣大帽子，你这不是小题大做吗？我帮你联系医生看个病，怎么就帮倒忙把你前程给毁了？你是把我当小孩吓唬，还是当彪子耍？真是的！”

李文漪还要往下说，唐跃胜打断了她的话：“得得得，咱别打嘴仗了。刚才我的话有点重，没把意思表达清楚，你不明白其中的利害。”

“利害？看个病有什么利害？要说利害，我是你老婆，还能没心没肺地去挡你的道，坑害你啊！”

唐跃胜听着李文漪的气话，心里琢磨着，看来她的智商和见识就这样了，真是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。我必须费一番口舌，让她明白其中的道理，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，她以后还会犯糊涂，好心办坏事。家虽然是个讲情而不是说理的地方，但有时候该说的理还是要说。就这样，两口子守着一桌子饭菜，每人手里握着双似吃非吃的筷子，面对面地交流起了思想。

唐跃胜是个性情温和的人，在家里很少用这样的口气和方式与妻子说话。他已经觉察到自己情绪波动得不恰当，特意放缓了说话的语调：文漪啊，虽然你是保险公司的副经理，也做管理工作，但商场与官场是有很大区别的。你毕竟没有深层次地接触官场，不了解官场的规则，不知道官场的奥妙，更不懂得官场的险恶。都说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好管，其实官员集中的官场才最难管。他们手里有任何一个群体都不曾有的权力，那种明争暗斗的激烈和复杂程度，是外界人想象不到的。我先讲个小故事，缓和一下刚才的紧张气氛，但绝不是贬低你，只是你没看到那一步。一个自恃有学问的人问孔子的弟子颜回，一年有几季？颜回顺口答道，有四季。那个人讽刺颜回，你枉做圣人的弟子，明明一年有三季，怎么说成了四季？两人为此争论起来。恰巧孔子从此路过，颜回述说了两人争执的原委，让老师来评判谁说得对。没想到，孔子看了那人一眼后对颜回说，他说得对，一年有三季。颜回刚要争辩，孔子连忙摆手制止。那人觉得自己有学问，又得到圣人的肯定，乐颠颠地走了。这时孔子对颜回说，本来一年就是四季，你没有错。可我看那人是由蚂蚱转世的，蚂蚱一到秋天就死了，从来没有经历过冬天，它的生命历程只有三季，所以在蚂蚱看来，一年就是三季。他的见识只有那么点，你何必和这样的人费口舌理论呢？因为他压根就不懂四季的事。咱把话说回来，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，可是官场上的人就不能随便

得病。这么说吧，领导干部这个群体，你可以得这样那样的病，就是不能得精神方面的病，得了这种病要是让组织上知道了，那可就毁了。不管什么程度，“精神病”这三个字对当官的人，不论官大官小，都绝对是禁词，连私下议论、打听都犯忌讳，因为组织上有规定，患精神方面疾病的官员，是不允许提拔的。反过来想想也能够理解，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做领导，他能正确地决策用人，能正常地处理解决问题吗？

李文漪听得目瞪口呆，眼睛一眨不眨：“哎妈呀，看个病有这么多说道啊！我弄不懂，不过我觉得你说的蚂蚱的故事像影射我，含沙射影说我见识短。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我只是那么个比喻。你得承认人的认识能力是有差别的。”

“不过要是像你说的那样，得了这种病就不能当官了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”

“不过分，不过分哪！”唐跃胜一板一眼地为李文漪破解，“这就是官场规则，也是政治生态。任何规则的产生和存在，一定都有它的必然性与合理性。你想想，权力，特别是重要的权力，交到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手里，是组织上能放心还是老百姓能放心？那肯定会出现问题惹乱子的。有精神障碍的人想得到提拔重用，那是痴心妄想，即便是投机取巧弄了个一官半职，只要组织上掌握了你精神方面出了毛病，你就得乖乖把权力交出来，把位置让出来。你要是不情愿，组织上就找个理由把你轰下台。让精神不健康的人当官掌权不行。”

李文漪若有所思地笑了笑：“跃胜，你这话说得有道理，但也不是绝对的。精神病有轻重和类型之分，不能一概而论。你从当县长开始就吃安眠药，虽然不能说是精神病，起码也和精神系统有关系沾点边，可也没影响你当官啊！县委书记你只当了一年多，就被提拔为副市长，说不定还能往上升呢。”

唐跃胜放下手中的筷子站起来，抱着双拳对李文漪作了个揖：“求求你别往我头上扣精神不正常的帽子。我当上副市长既是组织上认可信任，也是你我的造化。你可别忘了，这些年我脑神经衰弱喝的这个汤，吃的那个药，都是你去买的，我从来没有出头露过面，就连每年体检我都不向医生吐露半分，谁也不知道我有这方面的毛病。再说了，失眠睡不着觉，许多人都有这毛病，这和精神病算不上一回事。回到咱俩今天说的话题上，现在是个刮风的社会，有些人专门干捕风捉影坑害人的勾当，加上官场险恶，想抓你辫子都抓不到。他们要是逮着一件事，就加头加尾传谣言，添枝添叶编新闻。你和祥龙安排我去看神经科医生这件事要是张扬出去，一定会有人添油加醋说我得了精神病，要是传开让组织上知道了，副市长这个位置咱怕是坐不稳了，保不准什么时候找个茬口把我拿下，所以你们得长点心眼，留点精神头儿。可以这么说，我什么病都可以得，就是不能得精神病，什么病都可以去治，就是不能去治精神病。文漪，你看我这些话说没说明白？”

李文漪边点头边问：“照你这么说，官场上有精神障碍的人恐怕不少，大家都不说，互相隐瞒着，表面上谁也看不出来，好人似的。”

唐跃胜用筷子在碗边敲了一下：“这话让你说着了。打个比方吧，社会上患艾滋病的人都是绝对保密的，他们觉得没有脸面，羞于启齿。官场上许多有精神障碍的人，也不轻易向人透露，他们心有不安，怕误了自己。我估摸这样的人不在少数，而且情况各异，五花八门。我是有这种毛病被提拔的人，同样，我以前恐怕也没少提拔过这样的干部，问题是咱不了解人家这方面的情况啊，不知者不为过嘛。”

李文漪说：“是啊是啊，真是话不说不透，理不争不明。今天可长见识了。我马上给祥龙打电话，医院不去了，而且这事要守口如瓶，对谁也不透半个字。你放心吧！饭都凉了，快吃吧，我好收拾。”

夫妻俩又接着吃饭。

李文漪这个人心肠热，又挺直爽，什么事都不大往心里去。听

了唐跃胜的一席话，她心里一层一层地起着波澜。她一边收拾碗筷一边寻思，官场真是深不见底，两人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，没想到他心里藏了那么多自己没有感受到、没能触摸到的事和理。一个当了副市长、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大男人，竟然害怕恐惧这种病。看来当了官的人，别看在社会上风风光光，耀武扬威的，也有致命的短板和不能触碰的死穴。做妻子的只能暗中保护他，把他的病都扛在自己肩上，扮演地下工作者的角色，不声不吭地替他求医抓药，让他敞敞亮亮、无所顾忌地去做官干事业。想着想着，她竟憋不住地笑了。

唐跃胜吃完了饭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眼睛看着画面，精神却不能集中，心沉不下来，看不进去，还是看病的事触痛了他的神经。他连续换了几个台也没找到中意的节目，就悻悻地进了卧室。他有晚睡的习惯，一看表，十点多一点，不到睡觉的时候，也没有睡意，就站在窗台前面往外眺望。

初秋的夜色里，耸立在夜幕下的电视塔被五颜六色的霓虹灯簇拥着，那霓虹像天际飘逸的篝火。不远处的马路上，各种车辆川流不息，黄澄澄的路灯光照射在来往行人的身上，形成一个个拉得很长的暗影。小区外的街灯下聚拢着好几伙打扑克、下象棋的人，他们嘈嘈闹闹地乐在其中。唐跃胜看着看着，思绪又飘到了自己的心事上来。

唐跃胜的性格属于内向型，喜欢安静，不事张扬，渴望在私人小小天地里悄悄地品味、思考点什么。在他看来，人越多，聚集的场面越大，就越容易变得枯燥乏味，只有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才可以完全变成自己，才是自由的。而他的思维又是跳跃性的，不仅跨度大，并且能把不相干的事情串联到一起，进行类比，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。他双手托着后脑勺，倚着被子半躺在床上，回忆着这些年官场历程的艰难，憧憬着未来仕途的辉煌，提醒自己不能因为一着不慎而绊倒自己。每一个做官的人，都被官场大潮所裹挟，

进退荣辱由不得自己。

有一个时期特别强调干部年轻化、知识化。拥有这两方面优势的唐跃胜，迅速脱颖而出，在基层垫了几小步后，三十六岁时当上了松江市计委副主任。计委在政府序列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，这个部门的干部格外被人看重。过了两年，也就是1993年的秋天，他升任林兰县县长，隔了一年多点，又当上了林兰县县委书记。这几个台阶他迈得很快，官场上的人看得眼热，他自己也觉得春风得意。

当上县委书记后，踌躇满志的唐跃胜带领县委一班人，做了几件让上级满意、老百姓难忘的事。他们先是确定了与众不同的县域经济发展目标：要让全县人民的生活有较大的改善，自然环境得到较好的保护，独有的自然资源能得到充分的利用。特别是在国家号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高潮中，林兰县实施了三大改造战略：农村建房统一规划，节约用地，改变村容村貌；改善提高农村饮用水质量，凡是条件允许的地方，都建自来水管道；改造农村道路，实现村村通乡通。林兰县创造的“三大改造”的经验很快在全省推广，名不见经传的唐跃胜引起了省市领导的关注，走进了他们的视线。省委组织部钱江部长到林兰县调研时，在几个场合肯定了林兰的发展方向和模式，说唐跃胜是个有品位的领导干部。

省委组织部部长的这个评价有点不同寻常。他不是一般性的夸夸其谈表扬肯定一番，而是选择了“有品位”这样一个字眼。官场上的人对上级怎样评价下级的工作、能力、品质非常在乎，而且人们对此相当敏感，会从领导的评价中做出各种各样的猜测。有人暗自羡慕唐跃胜有这么厉害的背景。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看，钱江部长评价唐跃胜有品位，至少说明领导认真研究过唐跃胜这个人，对他有着清晰独特的看法。

听到省委组织部长对自己有品位的评价，唐跃胜表面上若无其事，不太在意，而内心却掀起了巨大波澜，这三个字刺激得他好几天睡不好觉。他细细地品，使劲地想，有品位到底包含着什么样

的内涵。部长在公开场合对他的这个评价到底透出了什么信息，应当怎样去应对和把握，太费思量了。突然间，他的脑袋好像开了点窍，有了点灵感，在心里对有品位做了这样一个概括和描述：有品位的领导干部应在政治场中懂得选择，而选择要有眼光，有判断力，其标准和底线就是尽好为公的责任。能把责任扛在肩上、印在心上的领导干部，身上聚集的好东西会越来越多，能自觉地靠拢真善美，使自己成为一个有较高精神追求的人。一个领导干部要是缺了这种品位，他一定不懂鉴别和选择，身上的坏东西可能越聚越多，会在不知不觉中滑向假恶丑，使自己成为一个庸俗的、充满低级趣味的人。唐跃胜在心里反复琢磨推敲自己对有品位的认识是不是成立，能不能站得住脚，而关键在于，是否与钱部长的本意相贴切。不管怎么说，有品位包含着有正确价值观和较高精神追求是不会错的。

官场上的事，生活中的事，往往就是这样，你认为失去失落的，可能正在向你走来的路上。相反，你认为是得到、拥有的，可能正在失去的途中。钱江部长的一句有品位，无形中增加了唐跃胜的身价和分量，同时也引起了一些领导对他的警惕和防范。这是唐跃胜始料不及的，他也无法躲避。不久，在松江市召开的两次全市性工作会议上，林兰县都受到指责和批评，这让唐跃胜和县长赖家义非常尴尬被动。

松江市为了树立城市形象，以实施“五个一工程”为突破口，要求每个县都要建一个规模大、档次高的居民活动广场，而且是硬性规定，市里要检查验收的。林兰县委、县政府对市里这个要求认真进行过研究，唐跃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修建广场对改善城市环境，提升城市形象有促进和带动作用，但也不能一刀切。从县里财政的实际出发，他觉得还有不少困难，还有许多急需用钱、迫切需要做的事情，广场要建，但是应缓一缓。在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后，县委形成了这样一个意见，要积极响应市里的号召，并制定符合要求的修建广场的计划，待条件成熟时进行修建。结果市里年底检查验收时，

全市只有林兰县没有修建广场。在一次全市性工作会议上，刚上任不久的何劲市长讲话时，肯定表扬的话说得很到位，对某些单位和某些工作的批评挺含蓄，点到为止，但说到修建广场时对林兰县的批评，直截了当、指名道姓，而且很严厉，很不留情面，大家从何劲的语气和表情上，能感觉到他不满的程度。何劲说了这样一段话：实施“五个一工程”，是市委、市政府推进城乡建设的一个战略部署，是一项全局性工作，你们县有什么依据和理由不执行、不落实市里的部署，甚至和市里对着干？林兰县是松江市的林兰县，是全市一盘棋中的一枚棋子，你们要有大局意识，要有整体观念，不能我行我素，不能因为你那个局部而影响甚至损害大局，不能因为你们的不作为而拖了全市发展的后腿……这一通批评，像重磅炸弹落在会场，陡增了紧张的气氛和浓浓的火药味。如雷轰顶的唐跃胜不敢再往主席台上看，将视线从何劲有些愤怒的脸上移开，微微闭上眼睛，他怕别人看到他有些惊恐的神色，看破他惴惴不安的内心。坐在他身旁的县长赖家义侧脸瞅了唐跃胜一眼，也把眼闭上了，他感到一种莫须有的无奈与耻辱。唐跃胜一动不动地坐着，心里却翻江倒海，把沉淀已久往事又翻搅上来。他由县长转任书记主政林兰县工作以来，因为没有主动跟随市里的招商引资团出国招商引资挨过批评，不让市里引进的一些污染重的项目在林兰县落户也挨过批评，但都没有今天这样严厉。是市长真的把修建广场看得很重，他们的做法引起了他的不满，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另有他意？唐跃胜实在理不出头绪拿不准调，思来想去，心乱如麻，真是剪不断，理还乱。打那以后，严重的焦虑使他精神负担加重，常常睡不着觉，不得不吃安眠药。

想到这里，唐跃胜翻了个身平躺着，喘了口粗气，用力揉揉太阳穴，强迫自己把思绪从不愉快的回忆中停下来。又躺了一会儿，他起身端起杯喝了几口水，到卫生间洗了把脸，对照镜子揪下前额长出的几根白头发。他望望那个屋，李文漪已经关灯睡了，就轻手

轻脚回到床上，看看墙上的表，快一点了，该睡觉了。刚躺下他又翻身起来，忘吃安眠药了，正要下地，又一想算了，这么晚别吃了，不如畅快快地想想心事，能睡多少睡多少。在这种心理暗示下，他躺下半天就是睡不着，翻过来滚过去，两眼瞪得老大，记忆的闸门又被冲开，思绪重新回到如烟往事的河流之中。

作为松江市副市长候选人的唐跃胜，在人代会选举之前一直处于紧张与忐忑之中。他心里清楚，要是选举成功，他这个没有任何背景的草根市长，既不是能力强、政绩多得到领导赏识予以重用，也不是通过歪门邪道跑来要来争来的，而是自己碰巧赶上了这么个机遇，由于自己学历高、年龄合适，再加上经历过几个重要岗位，形成了一定的优势，这种优势和机遇结合起来，就像被潮水裹挟，自然地把你推到了那个位置上，并非自己比别人怎么优秀。真是吉人天助，人大选举时，唐跃胜竟高票当选。在中国官场上，当事人要是能够满票或高票当选，组织上宽心，当事者开心。唐跃胜是欢欣鼓舞的。可是也有不欢欣鼓舞的人。民政局局长范亚风虽然也当选为副市长，但丢了五十多票选票，占人大代表总数的四分之一多。人们自然议论纷纷，这个神秘、来路不凡的人，人气不怎么旺，看来松江老百姓不太喜欢他。从客观上看，唐跃胜的高票与范亚风的低票，确实形成了强烈的对比，一个心花怒放，一个尴尬难堪。唐跃胜对此却隐隐有些担心：我这个无根底的人压过了有背景人的风头，会不会招惹是非，产生麻烦？虽然这不是自己要和他论成败、比输赢，可范亚风会怎么想，市委、市政府领导会怎样看？唉，天有不测风云呀！

唐跃胜由县委书记升任副市长，各方面的人都来表示祝贺。那段时间，饭局排得溜满，他忙忙碌碌地应酬着。这都是人之常情，也是官场规则，那些饭局是不能拒绝的，有人感谢报恩，有人捧场做戏，也有精明人为自己的未来投资。在林兰县四大班子领导为唐跃胜送别的宴会上，县长赖家义端着酒杯，按照惯例讲了一些赞美

的话之后，说了一段县长对书记评价的话：和跃胜书记搭班子，是我的偏得，我给他画了这么幅像，跃胜书记有头脑，有主见，有大局意识，有战略眼光，做什么事情都能从整体出发。他没有私心，不贪图名利，在选人用人上光明磊落，不搞小动作。对政府工作放手放心，从不插手工程项目这些问题，我是打心眼里敬重他的。跃胜书记很快就要离开林兰县了，我是恋恋不舍的，不知大家有什么感受？这几天我终于想明白一件事、一个理，在官场上，在社会生活中，什么叫人缘？不是你得势时有多少人认识你，而是有多少人愿意真心实意支持你；什么叫人脉？不是你利用过多少人，而是你帮助过多少人；什么叫人气？不是有多少人在你面前奉承你，而是有多少人在背后赞美你。掂量掂量，和跃胜书记比较一下，他人缘好，人脉旺，人气足……

唐跃胜无论如何也没想到，赖家义会在这种场合说出这么一番发自肺腑、意味深长的话。平日里他一丝一毫也没流露过，感动、感激、感谢的情感顿时涌上心头，可这种幸福而美好的感觉很快就被孔兆君的谈话给冲刷得无影无踪。市委书记找新上任的副市长谈话是例行公事，可谈话的内容却让唐跃胜感到火热之中被浇了一瓢冷水。

孔兆君说话的声音稍沙哑，有点磁性的感觉。他让唐跃胜在自己对面坐下，亲自端着一杯茶水递过来，这显然是事先准备好的。他说话不绕弯子，开宗明义地直奔主题：“我受省委委托，也代表市委和你聊聊。你马上就要上任了，咱俩交流交流思想。”唐跃胜也是当过一把手的人，和下属谈话是常有的事，这种情况下说话的内容、路数以及语言、表情的选择，他并不陌生，但今儿个孔兆君要和他说些什么，却不好判断。孔兆君作为市委书记，在松江市的官场上，是有绝对权威的，他的威望无人能撼动。要是用形象一点的话来表述，可以说，他生就一副温和的面孔，却拥有一颗坚硬的心脏。他对松江市重大问题的把握处理，历来是坚毅果断而又不露声色，让所有

人都顺从他的意志，领导层的人都怕他怵他。唐跃胜按捺住稍有不安的心情，静静地等待着。孔兆君对他当林兰县长后的工作，都给予充分肯定，虽然表扬的调门挺高，大多属于寒暄话，尽管说的都是成绩，却让人感到轻飘飘的，分量不重。然后孔兆君话语转了个弯，大概意思是说你当了副市长，是省委、市委的信任，要承担好这份责任，为松江市的建设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。

这个谈话基本上是孔兆君说，唐跃胜听。从整个谈话的结构看，唐跃胜也没有插话的机会，只能不断地点头，并用虔诚的微笑表示赞同。他的心里明白，破茧成蝶之前，必定是个作茧自缚的过程，自己要用足够的耐心和热情，尊重这个过程。孔兆君的谈话转了几个弯之后，又转了个弯，并且表情和语气也有所改变：老唐啊，走上更高的领导岗位，不仅责任大了，而且各个方面对你的要求也高了，这一点你一定要有个清醒的认识。不是你官职高了，就什么都比人强，就没有缺点毛病了，实际上我们的思想方法、工作作风都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。你不要介意，要是有针对性地说点建议和要求，那么在今后工作中有这么几个问题还是要注意的，要用正常的心态处理好突出个人意见、个人意志与服从整体大局的关系，不能固执己见；要用正常的心态认识、看待和把握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、新问题，不能有抵触的心理；要用正常的心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不能让自己与大家游离太远，这个问题你尤其要注意。要是说得直白点就是，要让自己融入众人，要能够从众，不要觉得别人皆醉我独醒，别人皆浊我独清，太清醒、太精明的人容易孤立自己，和大家形成对立，那样不但工作难开展，也会挡了自己前进的路。当你能接纳别人、容忍不同声音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感到自己和别人站在对立或敌对的位置上。你站在水池边喝水，也要为别人留下个喝水的位置。老唐啊，我这些话可能有点重，也不一定都对，但我是真诚的、负责任的，也算是给你提个醒，仅供你参考。我身上也有不少缺点，也希望你能常常给我提个醒，闻过则喜嘛！相互之间敲打敲打有好处。